

台湾纯爱言情季——

# 只想拥她入怀

镜水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
台湾最  纯爱 言情季

# 只想拥她入怀

镜水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只想拥她入怀 / 镜水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4

(台湾纯爱言情季)

ISBN 978-7-5399-5106-5

I. ①只… II. ①镜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3787 号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 | 只想拥她入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著 者     | 镜 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任 编 辑 | 刘洲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<br>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江苏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集 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集 团 网 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ppm.cn">http://www.ppm.cn</a>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 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 |
| 经 销   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 |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 | 880×1240 毫米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| 5.3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 | 105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|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5106-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| 15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楔 子

她总是在看着他。

她时常上楼阁打扫老夫人的祠堂，那儿居高临下，景致实在好，有时候，她会好奇地往外看；看到那美丽的庭园，看到那遥遥相隔的另一座院落。

然后，看到他。

她知道他是谁。纵然距离有些远，她看不清他的容貌，但通过别人的态度或谈话，她是十分明白他的身份。

他只是偶尔出现。起先，她也并不是特别会去注意他，但时间久了，她总会稍微下意识地寻找他的踪迹。

一次、三次、五次……

她就像一只小雀儿，眺瞰着树林里的某个存在。

一年、三年、五年……

她开始有些天真的想愿，或许能够再靠近一点。

那只是她心底深处最浅薄渺小的空想，却万万没有料到，居然有成为真实的一天……

## 第一章

“少爷，这娃儿唤结福，在老夫人那边已经有五年时间了。”

一名面貌看来精练能干的妇人，对着亭子里的少年搓手赔笑着，一边向身旁的丫鬟努力使眼色。

“结福，这是心祐少爷，这以后，你得更加机灵，服侍得少爷妥当当，懂不懂得？”

丫头打扮的少女约莫已过及笄，但看不出实际岁数。肤色黝黑，五官虽是没长歪，但拼凑起来的相貌却不怎么好看。唇太厚，鼻太大，耳朵还有些招风，双颊带着点分布不均的麻子，最糟的是那太过细小的双目，不仔细看，还真不明白她究竟有没有睁眼。

妇人见少女没应答，赶忙偷捏她一把，压紧声道：

“快向少爷问安啊。”她心里觉得不妙了。

这心祐少爷自小养尊处优，极难伺候，出了名的刁，一年得换上二十个丫鬟还不见得让他满意。偏生他是管老夫人的嫡孙，还是管家这代唯一的独生子，以后所有的家业财产必定都是由他继

承，可是含着金锁出生的大少爷，就这么个宝贝到心坎里的孩子，给宠得更是娇生惯养了。

这结福若是表现不好，让他再嫌弃，那她这个管府掌事大娘也甭再当下去了。

少女手臂吃痛，视线从石砖地面移开，对上少爷的那双黑缎鞋。掌事大娘训练有素，下人的目光从来就只配看主子的脚。

“少爷好。”名唤结福的少女开口，声音很细，就同小女孩似。

她的语调里，带着不为人知的紧张和期待。

管心祐于石亭里安坐着，二十二岁的年纪，生得丰神飘洒、器宇不凡。听说管老夫人年轻时长得沉鱼落雁，倾国倾城，令得已仙逝的管老爷子惊为天人，立刻重金下聘迎娶过门。而今老夫人年过七十，或许看不出当年的绝代风华，但若是瞧瞧管心祐，却也足够了解那美貌定非空穴来风。

俊美的容颜飘逸脱俗，从容的仪表优雅瑰丽，带有高傲的神态更是给人极强烈印象，举手投足间那显著的特异气质，必定家世尊贵才能拥有。

听闻少女的问候，他并没给予回应。从头到尾，他也不曾面向妇人这方，只是旁若无人般的品茗，妇人心里嘀咕，却仍是带笑等待。

他夹起盘中色香形美的桂花饼，吃了一小口后拧眉叹息，放落手中银箸，总算启唇：

“太甜了，腻得难以下咽。”他摇摇头，面露不悦。

妇人担心他会发脾气，但也不免在肚里抱怨。茶点每天都要换新花样那不算过分，口味他还挑剔得紧才折腾人。

就说这盘桂花饼好了，过程和做法都十分讲究，得在桂花喷香时，采集花瓣细心处理，再酌以青红丝等为馅料，用上好的豆粉及蛋清为皮，候火过油。外层酥脆，内心香软，桂花鲜艳如故，不仅赏心悦目，更教人食指大动。

管府现任厨子祖宗好几代都为御厨，吃的等于和皇帝相同了，这样却还有不满意。这桂花饼，就是他大少爷说太淡，才赶紧让厨子再重新做盘新的送上，怎料这次他又嫌过甜了。

纵是如此，背后可以偷骂，主子面前可不能放肆。妇人忙道：

“是是，大娘让厨子再改过、再改过。”

“不了。”他挥手，倒也不想再耗着，连个点心都做不好，还要他等？正待摒退妇人，不经意地发现少女本来低垂的脸容稍微抬了起来，神情略是怔愣。“……怎么？你想吃吗？”

结福初醒，赶紧又转而瞅着他的鞋。她只是……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听见他的声音……而已。

“回少爷话啊！”妇人又使劲地掐着她后臂的肉。

结福痛得嘴角都扭曲了，只道：

“没有的，少爷。”

管心祐微微眯眼，喃道：

“没有吗……那剩下的拿去喂狗吧。”

“咦？”结福无防备地出声。贫俭的她，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东西。

只见他——美丽如神人的青年立于自个儿面前，面带微笑，极是优美，但那笑，却不尽然都是好意，甚至是带些嘲讽。

但她没发现他隐约的恶，没瞧到他惊人的美，只是悄悄欢喜

着，她终于清楚他原来是长得这个模样啊……

“告诉我，你想吃吗？”他好听的声音问着。

她不想吃，更不敢，却仿佛着了魔。妇人因为他的靠近而不敢再偷偷掐人，她也就遗忘那些教训和处罚，望着他，几乎目不转睛。

“我……想。”

他微微一笑。

“很好。”拿过瓷盘，他道：“手伸出来。”

她乖巧依言，几块桂花饼就倒落进了她粗糙的掌心。

他将空盘子随手丢于桌面，发出差点撞烂的声响。他并不在意那宋代吉州窑的精致古董瓷器有什么下场，只是道：

“从今几个开始，你是我的丫鬟，我就是你的天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她似懂非懂地回答。

管心祐满意地点头，随即自行离开。

妇人在他远去的身后碎念，结福呆立在石亭前，什么也没听到。眼睛仅是盯着珍贵又柔软的桂花饼，好不舍得才拿起其中碎开的渣块，小小地尝了一口。

“真的……很甜呢……”

好好吃喔……她爱惜地将剩下的放入袖口，不愿囫囵吞下。犹如什么宝物。

一盘桂花饼。

不过是——一盘他视之为敝屣的桂花饼。

\* \* \*

结福这个名字，是掌事大娘取的。

她双亲早逝，被舅舅抚养。那是一段她没有任何美好回忆也



几乎不记得细节的日子。隐约想起，舅舅虽不至于打骂虐待她，却当她为无物。

寝时没有她的床位，饿时没有给她吃饱，冷时没有让她穿暖，甚至不曾正眼看过她，也几乎不曾开口唤过她，最后还忘了她的名字。十二岁那年，本来打算把她卖到窑子里去，但因为她的生相不好，连鸨母都不愿要，恰巧管府缺丫鬟，不想留着的赔钱货有了路子，便合算把她卖了。

很普通的遭遇，穷苦人家的孩子许多是这样的命运。

进了管府，掌事大娘替她取名为结福，跟主子从管姓。取其与福气久久长结之意，有她陪伴的人也能从她身上撷取大福。

这个名字不对，不对的。她常这样想着。

不是她不愿和他人分享福分，只不过她一直以为，自己是没有福泽的。

在老夫人那里，她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女孩，被训练成言行拘谨的丫头。她什么也没想，每天只是做着掌事大娘交代的工作。大娘说她命贱所以耐劳，比一般婢女更能吃苦，于是，被派来服侍那个“听说个性非常刁钻可恶的大少爷”。

入府五年多，她还是首次和他有所接触。

其他人闲暇时的交换耳语，她是从来也不曾加入过，她们骂着怒着，有时还会奇怪地羞怯着，不说他好只说他坏，但她对于他的印象，却是两人初见时那双漂亮的鞋，和那盘有些甜的桂花饼。

时为仲冬。

才天亮，就开始下了雪，檐角被铺成白皑皑的薄片。

结福手捧铜盆，站立在管心祐的房前，稍微等待一阵子，便快

步跑开，随即又是捧着相同的盆，奔回来在房门外杵着。

重复几次后，总算听得里头有声响，她敲门而入。

“少爷，结福进来了。”

每日早晨，管心祐醒来必定会听到这句话，没有多余赘词，四个月来也不曾改变半字，细细的嗓音犹如幼儿般稚嫩。

他起身，走近桌旁，净脸的铜盆已经安放在熟悉的地方，他只纠正过一次，她就再也没有摆错过位置。拿起绢白的巾布放入盆中，温热的水流包覆他带有凉意的手，立刻暖和起来。

他眉微扯，已不再意外。他不晓得这个丫鬟是用什么样神奇的方法，能在这冷天里日日给他送呈热水，不曾退温，也没要他等候。他醒来的时机并不一定，要能在他离床之时，望见净脸热水备于桌面，若非守在门外，或者捧着盆子痴待，水冷即马上去更换，大概难以做到。

不过，有人会用这么愚蠢的方法吗？

那铜盆捧在掌心里多烧烫，很难忍耐。以前有好几个丫鬟就是无法达到他的要求，才纷纷被他斥退离去。

洗净脸，一件外袍就给披了上来。结福的手脚甚是利落，成排结扣一忽会儿全数结上，拿过系腰玉带替他环住，外头再加予一件滚边绣镶银线的暗青色披风，梳头戴好顶冠，衣冠整齐也不过需要一刻时间。

管心祐在她收手退开之际，锐利察觉她的双掌似乎包有布条，心思微动，不禁睇她一眼。

但见她垂首无语，他也没开口多说什么。她向来话少，除非必要，否则她根本不会自己出声，让她服侍已经数月，他所听到的发

言寥寥可数。

不过是个丫鬟。就算她的确勤快细心，也没必要对她特别关切。

结福替他整装完毕，他便推开房门，走了出去。一日首先，就是给管老夫人——也就是他的祖母请安。

要到老夫人的逸安院，途中会经过梅园，在此季节，正当簇放最灿烂之时。

他性格并非特别喜好吟咏风花雪月，但那宛如雪片般轻颤的白梅，美景天成，微风荡漾，皎洁缤纷，置身其中仿佛仙境，令得他一时抬起头来观看。

似是想到些什么，他低喃道：

“这个香味……倒是挺像若琼姑娘的……”忆起婉约美丽的若琼，他俊逸又高傲的脸容稍现稀有温柔。

踩铃声拉回他稍离的神思，缓而斜睇，结福立于他左后方三步距离，不多不少，脸容也始终半低。没再多停留，他如同每日早晨一样，带着贴身伺候自己的丫鬟，行至逸安院。

“奶奶。”轻轻握住祖母的手，管心祐于主位旁的座位落座。

他的双亲因事故而早逝，唯一且最亲的亲人，就是这位才过七十大寿的祖母。除此之外，他又是爹娘年事已高时才得来的独子，所拥有的宠爱更是加倍。

也因此，对于这极是疼爱自己的祖母，他的态度也就真心的好。

管老夫人刚毅的神色，只有在看见爱孙时才会软化。点点头，她道：“最近晨冷，也就不必天天来看我这老人了。”

管心祐只是一笑。

“奶奶以为我还是孩童时期，弱不禁风吗？”他出生那年适逢京师大雪，小心翼翼妥妥照顾却依旧罹患上风邪，严重成肺病，有一时期险些夭折，所以他的名字不仅有些似女孩的名，更带有庇祐之意。

“奶奶知道你的心。”管老夫人慈祥地看着俊美的孙子。他的确是承袭了她年轻时的美貌，但眉宇之间那样正脱蜕生涩转变为男人的成熟，却又是和她截然不同的。

她十六岁就嫁进管府，夫婿呵护待她，两人百般恩爱，堪称神仙眷侣，但这一切，在她年华开始老去后就逐渐改变。管老爷子不再只是钟情于她一人，带回府里的美艳姬妾总是十数名，她知作为女子就要认命，从不多言什么，不过有个唯一的要求。

就是只有她能生下管家的子嗣。

她并非想母凭子贵，只是不愿弄脏管家的血统。管老爷子也是顾虑这个理由而答应了。

在她生了数名女儿后，才终于产下一子传承香火。她的心思，也就放在必须教育好孩子上，争风吃醋从来不是她所能管辖。

在丧夫后，本想让儿子接掌管府基业，不料他福薄，令她白发送黑发。那时心祐不过刚出生，不懂自己爹娘逝世，才满月的他又不幸染病，种种都是严重打击。

管府绝不能倒！在如此强烈的信念中，她这个妇人只得撑起肩膀，在丧子锥心之痛时承担所有风雨。她以为自己没有能力，却仍是咬着牙忍受外人的是非评论，十数年过去，管府生意较管老爷生前更为茁壮茂盛，耳语不再，原来讥笑她的同行如今也噤声

尊敬。

她俨然已成为管府主母。

宅里的莺莺燕燕早已散去，留下的，只是豪门大户不为人知的残缺。

“奶奶？”管心祐的呼唤，让管老夫人如梦初醒。

她缓慢地移动视线，凝望着唯一的孙子。“祐儿……你也该成家了，奶奶希望我还在的时候，能够看到你娶妻生子。”

“奶奶，您会寿比南山。”

管老夫人微笑。“奶奶不需要寿比南山，只要你过得好。”拍了拍他的手。“我知道你对文府千金有意，那孩子叫做若琼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管心祐回答着。

其实管府和文府已有口头婚约，只是文老爷因为官职而必须举家赴西域一年办事，婚事才延宕下来。

他忘不了和若琼姑娘初见的那天。当时他年少气盛，原本厌恶奶奶不经他允许擅自替他作主选媳妇，从不给那些少女好脸色。

除了她，文若琼。

在那落叶季节，他见到她一身粉衣，静丽端坐于亭中。她的气质柔弱，容颜绝美，犹如不食烟火的仙子由画里走出，不过一颦一笑间，竟使他瞬间情动。

管府嫡孙的媳妇，谁会拒绝？于是也就这么定下了。

“祐儿……”管老夫人忽地幽然出声，“你……与那文姑娘，也不过见了两次面吧……”

“是啊。”一次为初见，二次就是订亲。他拿起几上瓷杯，察觉他进门后首度接触的奉茶，在这冷天里居然还是热的。

下意识地往左后方瞥去，丫鬟结福像是从未移动过，半垂脸恭敬地立于同样的位置。他又不自觉地扯动眉峰。

似乎只有这种时候，他才会感受到她如影子般虚无的存在。

“是吗……是吗……”管老夫人闭上眸，仿佛叹息。

他见状，道：“奶奶，您累了，休息吧。孙儿退下了。”

管老夫人只是轻挥手，没有多语。

管心祐行礼后，带着结福离开。

管老夫人在他走后，仅仅望向窗外，眼神遥远，面容像是刹那苍老了。

自己的孙子是如何模样，她不至于老眼昏花。或许她是太宠他了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呢？

就算会糟蹋人家女儿，她也只求自己孙子开心。

她瞅视着管心祐的背影，直至模糊消失。没有注意到他身旁的丫鬟。

\* \* \*

又是晨日。

冷冬已过大半，腊梅也要凋落。

管心祐才从床上起身，便听见叩门声。

“少爷，结福进来了。”

每一日，才睁眼，便是看着自己的丫鬟将铜盆放于桌面，然后退离至一旁。

他走过去，伸手入盆，不同于数天前，冬日的热水已转成初春的温流。这个丫鬟，不用他开口吩咐，就连这样的小事都会注意到。

或许，这是她在他身边数月来，他不再曾想更换其他奴才的最大原因。

在他的认知里，“下人”不是人。至少，至少不是跟他一样的人。

命不同，运不同，得到与拥有的也不同，简直如云泥般的高贵与低贱。既然拿他们管府的银子做事，他这个主子会有哪里不满意就全是他们的错，差遣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净完脸，他只需伸直手，柔软且带有暖意的外袍就很快地从后穿上。他什么也不用做，只要结福退开，就代表更衣已经结束。

正要如往常般去向祖母请安，尚未移步，一阵清淡的白梅香就款款扑鼻。

他意外地顿住，仔细察觉这香味来自于自己穿的衣衫。

“……结福，”在脱口唤她时，他才发现自己头一回记住了奴仆的名字，“……你在衣裳上熏了梅香？”

他以为她会先解释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

但，结福的反应，只是抬起那总半低的容颜，然后，冲着他绽开一笑。

“少爷喜欢梅花的香味。”她很小声地讲了这句，语调轻细，却肯定。

她的面貌丑陋，笑容，亦不美。

毫无吸引人之处，他看到也没有任何感觉。不记得自己曾经告诉她喜欢梅香，想着她总跬步不离地跟随于自己，若是要捡花瓣熏香，必定得趁他就寝时。

夜深黑或天未亮时，她一个人在梅园里为他费心思？

他不禁皱起眉。

她这般努力，忠诚于他，没有丝毫怨言，是想要些什么吗？

讨他欢心，进而得宠？

管府财大业更大，奴仆百来人，他看得多，只消她稍微露出尾巴，就足以让他知晓她在打什么算盘。这个丫鬟处处显见用心，他心里也不是没猜测过。

管心祐等着她说出解答。

然而，她只是低着头，沉默又守本分地退到他的左后方。

适才开朗的表情，犹如白日梦见昙花开。

或许是以退为进？

他这样想着，不再和她交谈，仅望她一眼，便跨过房门走出去。

结福如同以往般跟着他，宛若一抹只能卑微依附并且毫无存在感的淡影。

在往后的半月内，她也不曾如管心祐所预料那般提出什么要求。

就在管心祐就要忘记这件事之时，才忽地想到，她那天的笑容，看起来，就像是终于做了件令主子愉悦的事情，所以小小欣喜的样子。



## 第二章

“唷，结福啊，最近可真难看到你啊。”

结福手捧暖火小炉，在廊上碰巧遇着数名年纪较长的婢女，便给拦住了。

“春桃姐、夏菊姐。”她有礼地回应道。

“怎么？伺候少爷是不是很辛苦啊？”春桃有些尖锐地问道。

“春桃，我想结福勤快利落，少爷应是很满意的。”夏菊搭接道。

其实她们和结福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和她共事也有段时日，虽不足以深入了解，但也明白结福安静单纯，并非什么坏心眼的家伙。

只是她们几乎每个人都伺候过管心祐，下场当然是遭到撤换，所幸是管老夫人明理，也深知自己孙子脾性不好，没让她们滚回家吃自己。如今，却出现了一个待在少爷身边这么久的丫鬟，别的不说，就怕老夫人认为根本就是她们几个不够认真才做不到，这可让人难以高兴了。